·临床经验。

3 例原位心脏移植免疫抑制治疗及急性排异的监测

陈子道 夏求明 姚志发 臧旺福 陈淑范 陈光义

合理使用免疫抑制剂是脏器移植成活时间长短的 关键之一。现报告我院 3 例心脏移植病人的免疫治疗 与急性排异(AR)的监测,并结合文献讨论如下:

例 1 男, 35岁,扩张型心肌病。1992年4月采用标准法行原位心脏移植手术。组织配型:淋巴细胞毒试验5%。免疫抑制剂应用:术前1日环孢霉素 A(CsA)12.8mg/kg;术中体外循环(CPB)结束时甲基强的松龙(MP)1000mg静脉注射;术后MP每8小时125mg静脉注射,共3天;CsA每天9.6mg/kg口服,第286天改为每天3.0mg/kg;泼尼松100mg/天,每天递减2.5mg,至5mg/天作为维持量;硫唑嘌呤(AZA)于术后第71天开始,150mg/天口服,至第298天后停服。心内膜心肌活检(EMB)共15次,IIIA级2次,IA级3次,0~IA级4次,0

例 2 男, 31 岁, 克山病。1994年2月标准法行原位心脏移植术。组织配型: 淋巴细胞毒试验 18%。免疫抑制剂应用: 术前每天 CsA 9mg/kg, 共3天; 术中 CPB 结束时 MP 1000mg 静脉注射; 术后 MP 每8小时 125mg静脉注射, 共2天, CsA 每天 9mg/kg 口服, 4天后改为每天7.27mg/kg; 泼尼松 50mg/天, 每天递减2.5mg,至5mg/天作为维持量; 术后第13天始 AZA 100mg/天口服。EMB共9次, IIIA级3次, IB级1次, IA级1次,0~IA级3次,0级1次。目前维持免疫抑制治疗为 CsA

200mg/ 天及 AZA 100mg/ 天。

级 6次。目前维持免疫抑制治疗为 CsA 200mg/ 天。

例 3 男, 48 岁, 克山病。1995 年 11 月行原位心脏移植手术。组织配型: 淋巴细胞毒试验 10%。免疫抑制剂应用: 术前每天 CsA 7. 27mg/kg, 共 2 天, 术前 4 小时 AZA 100mg 口服; 术中 CPB 结束时 MP 500mg 静脉注射; 术后 MP 每 8 小时 125mg 静脉注射, 共 3 天, CsA 每天 9mg/kg 口服。第 22 天后改为每天 7. 27mg/kg; 泼尼松 100mg/天, 每天递减 5mg, 至 5mg/天作为维持量; AZA 100mg/天,第 19 天因白细胞下降停服。EMB 共 6 次,IIIA~B 级 1 次,IA 级 1 次,0~I 级 4 次。目前维持免疫抑制治疗为 CsA 200mg/天及泼尼松 7.5mg/天。

3 例术后均出现 AR, 例 1、例 2 治疗采用 MP 500mg

每天 2 次静脉注射, 共 3 天后, 例 1 MP 250mg 每天 2 次静脉注射, 共 2 天; 例 2 MP 500mg 每天 2 次静脉注射 1 天。例 3 则用 MP 500mg 每天 2 次静脉注射 2 天后, MP 减为 250mg 每天 2 次静脉注射, 共 2 天, 治疗效果良好。

讨论 一、免疫抑制剂的应用 心脏移植术后早 期死亡的原因包括出血、感染、急性排异及早期移植体 衰竭[1,2]。 为提高术后存活率, 免疫抑制治疗是关键之 一。常用药有皮质类固醇、CsA及AZA,而抗胸腺细胞 球蛋白及 OKT3 等因副作用较大, 故不常用。 Rapamycin、RS-61443 等尚未用于临床³。 我们使用三 联治疗,例 1、2 术前服用 CsA 剂量与文献报道^[4]相似, 每天 4~8mg/kg, 测得血浓度为 320.00~614.99 ng/ml (TDx)。术后 CsA 剂量无肯定标准, Cooper [5] 认为血浓 度需达 500~800ng/ml; Miller 等 [6] 提出半年内应保持 400ng/ml 以上, 半年后可低于此值。本组例2在术后第 528日的血浓度仍为 403. 75 ng/ml, 例 3 则始终低于 400ng/ml, 但3例病人都发生了AR。例1甚至在术后 852 日仍出现 AR。 我们认为大剂量服用 CsA 并不能完 全消除 AR, 相反会增加 CsA 的肾脏毒性作用, 所以应当 根据血肌酐测定及病理检查调整 CsA 用量,维持剂量 使血浓度达到 200ng/ml 即足够; 泼尼松及 AZA 的应用 及剂量都无大差别。

二、AR 的监测与诊断 心脏植入后以抗原形式存在, 受体可发生一系列反应, 因此监测 AR 既可检查植入的心脏(X 线胸片、心电图、超声心动图、同位素扫描及 EMB), 也可以检查受体(症状、血像、白细胞介素 2 受体、干扰素及 RT-PCR^[7,8])。 EMB 是诊断 AR 的可靠指标。本组 3 例不定期作 EMB 证实有中度严重反应时, 其他检查(包括淋巴细胞亚群)皆未能提示 AR, 仅例 1 出现过 1 次症状, 故定期 EMB 是监测 AR 的必要措施。

三、AR的处理 何种程度的 AR 才作处理颇有争论。Cooper $^{[g]}$ 认为轻度 AR 可不处理,但有 30% 可发展至中度。为此有人增加 CsA 剂量使其血浓度增加 50%, $7\sim10$ 天内 AR 即可得到控制。中度 AR 仍可观察

作者单位: 150086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(陈

· 24 ·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1999 年 2 月第 15 卷第 1 期 Chin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, February 1999, Vol. 15 No. 1

ATG 或 OKT3。 若 AR 仍未获得控制, 需考虑紧急作心脏 再次移植。 我们对重度 AR 的治疗即采用 MP 1000mg/

天静脉滴注2~3 天, 然后再以500mg/ 天静脉滴注2天, AR 很快得到逆转, 2 周后 EMB 证实 AR 病理改变消退。

参考文献

- 1 Hauptman PJ, Aranki S, Mudge GH Jr, et al. Early cardiac allograft failure after orthotopic heart transplantation. Am Heart J, 1994, 127:
- 2 Heroux AL, Costanzo-Nordin MR, Radvany R, et al. A cute cardiac
- allograft dysfunction without cellular rejection; clinical features and role of humoral immunity. Circulation, 1992, 86; (4 Suppl I); 628.

 3 Morris PJ. Prospects in transplantation. Transplantation Proceedings.
- 1991, 23; 2133—2137.

 4 McCarthy PM, Billingham ME, Flavin TF, et al. Immunosuppression and rejection. In: Smith JA, McCarthy PM, Saris GE, eds. The

Stanford manual of cardiopulmonary transplantation. New York:

Futura Publishing Company Inc. 1996, 99-125.

- 5 Cooper DKC. Immediate postoperative care and maintenance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. In: Cooper DKC, Novitzky D, eds. The transplantation and replacement of thoracic organs. Boston: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, 1990. 89—99.
- Academic Publishers, 1990, 89—99.

 6 Miller L, Kobashigava J, Hauptman P, et al. Definition of critical cyclosporine level for preventing rejection in heart transplant patients. J Heart Lung Transplant, 1996, 15(1 Prt 2); s77.
- 7 Bean CC, Balk AHMM, Zondervan PE, et al. Monitoring efficacy of antirejection therapy after heart transplantation by measuring intragraft cytokine mRNA profile. J Heart Lung Transplant, 1996, 15 (1 Pt 2): s77.
- 8 Cooper DKC.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acute rejection. In: Cooper DKC, Novitzky D, eds The transplantation and replacement of thoracic organs. Boston: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, 1990. 127—

(1997-01-10 收稿 1997-12-01 修回)

人工瓣膜替换术后霉菌性心内膜炎 3 例

刘岩 曹振飞 蒋仁超 曾伟生

1988 年 1 月至 1995 年 12 月, 我们共为 204 例病人

替换人工心脏瓣膜。术后并发霉菌性心内膜炎 3 例,现

报告如下:

岁。术前诊断风湿性心脏瓣膜病 2 例, 先天性心脏病 1 例。分别实施主动脉瓣替换术、二尖瓣和主动脉瓣双

瓣替换术、二尖瓣替换并房间隔缺损修补。 术后 3 例均

有早期发热、贫血,1例出现精神症状,2例栓塞,2例替换瓣膜区有杂音。3例X线胸片均示心影缩小。超声心动图替换瓣膜周围增大性赘生物2例,升主动脉进行

性扩张 1 例, 瓣周漏 1 例。血培养霉菌均阴性, 1 例化脓性链球菌阳性。3 例均再手术, 术后分别死于冠状动脉栓塞; 大出血; 术后合并细菌性心内膜炎、败血症、肝肾功能衰竭。均行赘生物培养, 分别为霉菌孢子、霉菌

菌丝、果蝇红酵母菌。

诊困难。我们体会早期诊断有"三早"、"两少":(1)早期 发热。霉菌性心内膜炎术后多早期高热。药物不易控制。本组3例均如此。(2)早期发生栓塞。霉菌性赘生

讨论 心脏人工瓣膜替换术后霉菌性心内膜炎确

物生长快、易脱落出现栓塞。本组2例术后1个月内发生多处栓塞。(3)早期发现赘生物。积极追踪发现赘生物并动态观察其发展变化、对霉菌性心内膜炎的早期

诊断有重要价值。本组3例超声心动图均示短期内赘

生物迅速增长及升主动脉进行性扩张。(4)血培养霉

临床上一旦考虑霉菌性心内膜炎,即应使用抗霉

菌阳性者少。本组 3 例多次血培养均阴性。(5)心力衰竭发生少。本组 3 例均未发生心力衰竭。

菌药物治疗,但剂量不可过大。我们认为,应用抗霉菌药物只能作为手术治疗前后的辅助手段,应早期施行再换瓣手术。手术治疗必须果断,有下列情况者,应积极早期手术探查:(1)抗生素已应用2周以上,发热仍持续不退者;(2)连续5次以上血培养阴性者;(3)术后早期超声心动图提示有进行性增大的赘生物或动脉瘤形成者;(4)有明显瓣周漏、人工瓣膜关闭不全或瓣口阻塞引起中、重度心力衰竭者。

本病治疗困难, 预后极差, 关键在预防。 手术室环境、人工心肺机、手术器具、人工瓣膜、人工代用品等常导致术中污染。 当机体免疫力下降、大量应用广谱抗生素或皮质激素后应警惕本病的发生